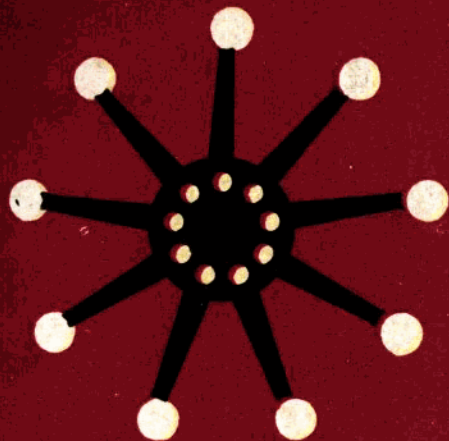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

湖北人物志

资料选编

湖北省档案馆档案资料编辑室 编
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

代 序 言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 章开源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资料选编》终于出版了，这是对于贺觉非同志最好的纪念，从我自己来说，也算了却一樁心愿，因他生前对我曾有所嘱托。

我认识贺老是在五十年代初，他那时即已辛勤搜集整理武昌首义资料，而我却是少不更事的初学者，并且兴趣也未集注于辛亥革命。及至他呕心沥血编成的《辛亥首义回忆录》刊行问世，却又遭到无妄之灾，从此蹉跎多年，使我长期无从请教问难。

拨乱反正以后，贺老如枯木逢春，意气风发，日以继夜地从事著述，仆仆风尘于京汉道上，学术成果不断付梓。可惜我岁岁穷忙，奔走于海内外，对他无所帮助，我们只有在春节或会议中才能偶尔晤面，但由于研究范围相近，所以总是谈兴甚浓，颇收切磋之益。去年十月，承省博物馆盛情款待，我与贺老难得又一次欢晤于东湖之滨。午餐时，他热情地为我一一介绍过去熟识的辛亥老人之遗属，谈笑风生，频频举杯，简直看不出已是古稀之年。临行握手依依，并相约若干年后为辛亥老人喻育之先生祝贺百岁大寿，竟未想到这就是最后的诀别。

贺老研究武昌首义史，三十年如一日，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是锲而不舍，乐此不疲。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这段历史，为搜集、整理、刊布湖北地区辛亥革命资料作出极大的贡献。天长地久，岁月悠悠，贺老虽然已经离开人间，但人们在研究武昌首义史时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一切有志之士的终身劳绩，都是为后世所难以忘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比我们年轻的后辈，都应该向先行者好好学习。

目 录

吴禄贞(附张世膺、周维桢).....	(1)
戢翼翬.....	(13)
刘成禹.....	(15)
蓝天蔚.....	(19)
朱和中.....	(25)
周泽春.....	(28)
胡秉柯.....	(31)
史 青.....	(33)
贺之才.....	(34)
石 瑛.....	(37)
耿颢文.....	(40)
孔 庚.....	(46)
曾学鲁.....	(52)
余 诚.....	(53)
温朝钟.....	(57)
王家驹.....	(59)
向 岩.....	(60)
曾 江.....	(67)
李镜明.....	(69)
王 汉.....	(70)
何自新.....	(73)
曹亚伯.....	(75)
欧阳瑞骅.....	(78)
梁耀汉.....	(79)

徐 于	(85)
冯特民	(87)
李辅黄	(91)
方孝慈	(94)
吴炳乾	(95)
郝可权	(96)
冯大树	(98)
熊飞宇	(100)
徐建国	(102)
杨纘绪	(103)
杨秉之	(107)
贺公侠	(108)
张纯一	(109)
黄吉亭	(111)
胡兰亭	(113)
陈镇藩	(114)
殷占奎	(118)
田智亮	(119)
卢保清	(120)
任永森	(121)
张鸿基	(122)
陈道行	(123)
郭瑞廷	(125)
鲍宏魁	(126)
杜邦俊	(127)
张承懋	(128)
刘艺舟	(131)
赵德全	(133)

梅治逸.....	(135)
陈 雄.....	(137)
李载煦.....	(138)
左世超.....	(139)
苏良斌.....	(140)
罗明典.....	(141)
蔡德辰.....	(142)
吴定安.....	(143)
宋开先.....	(144)

附 录

历史的回顾.....	(145)
------------	-------

吴禄贞 附：张世膺 周维桢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生于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即公元一八八〇年三月六日。父利彬，系一游幕秀才。他自幼随父读书，八九岁即能文，兼习武术。年十七，投工程营当兵，十八岁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操课优异，选派赴日留学。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深感清政腐败，认为只有革新政治，才能转危为安，阴以排满革命为志。①

清光绪戊戌，孙中山到日本，他和潜江傅慈祥同时加入孙所领导的兴中会。国内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日本，倡保皇谬说，华侨和留学生盲从者不少，他和戴翼亭、沈翔云②、傅慈祥等不为动，兴中会得以巩固。光绪庚子，八国联军入寇，清帝、后出走，康有为号召勤王，由唐才常出面组织自立军，谋在汉口等处起事。孙中山认为可以合作推翻清廷，当在东京镰仓召集会议，决定吴、傅二人回国参加。傅在汉口主持，吴住大通一路，并函孙武参加其事③，依原定时间于庚子七月十五日起事，以各路后期，孤军血战七日，失败，吴逃回日本复学，毕业于日本士官第一期骑兵科。

光绪壬寅冬归国，到武昌，总督张之洞闻知，立命传见，令自报所学。吴侃侃谈日本维新所以强，清廷守旧所以弱，必须彻底改革，否则人不亡我，亦将自亡。改革之道在于尽去旧制，起用新人。并说张既负一时重望，不应因循瞻顾，要为天下先云云。张原意听其自报后痛加训斥；及见吴议论风生，又皆闻所未闻，不禁连呼：“奇才！奇才！”即日札委为营务处帮办兼各军事学校教习④。

吴从此利用讲坛，大谈革新之道，其寓所无异革命机关，并

借花园山孙森茂花园为联络处^⑤，由李廉方、万武定、耿颢文三人常川在此负责接待四方志士，随时向吴汇报，听吴指示。经常到花园山的有李书城、吴炳柝、时功璧、金梁园、张春霆、匡云官、王钧韶、金封三、卢慎之、张亚伯、王璠芳、刘伯刚、范吉六、冯特民、张子渔兄弟等，还有文武学堂的学生朱和中、贺之才等多人。吴气魄雄伟，识见高超，态度从容，言论透辟，被视为当时湖北唯一革命领袖^⑥。南来北往的有志之士，无不以能瞻其丰采为幸。吴对武汉地方的进步团体，总是大力资助。又出资翻印宣传小册子，购置幻灯片，放映之前，例由吴作演说，用以唤醒群众。又介绍大量青年投军，为后来军运开其先河。

光绪癸卯冬，黄克强（时名黄轸）在长沙拟办一军事学校，培训革命干部，闻吴在武昌提倡革命卓著成效，特函约吴赴湘一行。黄与吴早在日本即相识，原为革命战友。吴接信即偕李书城、耿颢文二人同往。一到，黄即同他商谈成立华兴会和联络会党起义事，吴大为赞赏。经过黄忠浩^⑦介绍，吴又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⑧，因赵标榜开明，故欲晓以大义，吴说赵应利用湖南丰富资源和湘人沉毅性气，另创新局。并对赵表示：“如明公不以所言为非，而思有所作为，则湘楚健儿愿供驱使”。言毕，赵连连拱称“领教、领教”，谈话计历四小时吴始辞出。赵令大开中门，门外雪已盈尺。临别，赵拱手说：“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后以接急电催归，赶回武昌，正癸卯除夕^⑨。

是时清政府新成立练兵处，亟需军事人材，戢翼轸先回国并成为肃亲王^⑩入幕之宾，戢向王荐吴，故北京指名电调。吴本不欲为敌效劳，但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乃毅然应召入京，被任为练兵处骑兵监督。

监督并无实权，不过编写一些教材或临时检阅军操，吴颇感无聊，因向主管官铁良建议，请准其外出考察陕、甘、新、蒙一带边情，以为他日实边之用，所需旅费，准向沿途官署支給。铁良允其

请。于是吴从北京出发，经河南、陕西入甘肃，甘肃布政使樊增祥^①见吴磊落不群，言词锋利，疑为康梁党羽，冒充军官，商之巡抚升允，欲杀之。升允主先电京请示。虽经铁良电复，樊仍诬以冒滥罪押解还京。

光绪丁未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肃王令吴同行，任吴为军事参议官，改教练处总办。适延吉边务紧张，徐派吴往视。吴以私人身份经人介绍得识夹皮沟绿林好汉，当地头目接待甚殷。吴问以人枪数字，则支吾其词。吴诬称自己为南方盗魁，有众一二万，枪械齐全，不似此处漫无纪律。头目等经此一激，也集得二三千人，枪械虽不全，精神尚好，吴佯许之。

吉林所属延吉地方与朝鲜接壤，原系满洲贵族围场，开禁之后，汉族和朝鲜族人民多来此开荒谋生，渐成集市。日人亟欲据为己有。日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借口朝鲜人民受东北马贼欺凌，派其中佐斋藤季治郎领兵强占局子街，张贴安民文告。吴一见大怒，对与会的绿林头目说，为匪亦须爱国，现日本侵占我国领土，我们应即同心协力抵抗，何必一定等待国家命令。大家说：“吴大哥既不怕日本军队我们更不怕；但恐惹出事来，徐总督治我们的罪向日本赔礼，怎么办呢？”吴说：“我们保卫祖国土地，徐总督不会如此丧心病狂，我同徐总督有交情，敢保无事！”众仍将信将疑，至是，吴才取出所携龙旗、军服、佩刀，重新着装，众人一见始下拜愿听号令。

这些绿林武力，经过吴的一番部署，然后通知斋藤限令即日退出中国国境。斋藤接到通知，大吃一惊，认为此地素无清国官署，何来驻军？正怀疑间，吴的通牒又至，斋藤只好随来使往觐虚实。时吴同众头目驻一庙中，屋上龙旗飘扬，队伍严整。斋藤与吴握手，吴以日语问他：为何擅自侵占我国领土？斋藤反谓此地本属朝鲜，朝鲜现为日本保护国，所以来此保护朝鲜人民，清方何得妄生事端？吴厉声怒斥：“我为中国官员，保卫中国领土，

你们强占，倒说我妄生事端，真是无理已极，如不赶快退出，就用武力解决”。斋藤又说：“退出也需有朝鲜统监命令”。吴说：“我只知保卫国土，不同你谈外交”。斋藤知不能敌，即退出局子街，但仍插界标。吴令拔去⑮。

事后，吴连夜赶回沈阳，向徐庸陈延吉形势和从权处理经过。徐震于吴的英勇之气和爱国行为，允即转报清廷。清政府当局虽庸黯，也认为吴干练有识，下令以吴为正参领（等于团级），帮办延吉边务。吴奉令即组设边务公署，就边境要隘派兵防守，对朝鲜族居民进行安抚，着重宣讲中国仁爱，揭露日人阴谋。又测量地形，研究历史，设立学校，修筑道路，鼓励垦殖，一年之间，成效卓著。徐世昌虽忌吴，也奏称吴“晓畅军机，抚驭韩侨，经营内政，不遗余力。”⑯

当斋藤领兵侵占局子街时，日驻华公使即向清外务部出照会，说间岛问题，久未解决，已由日本出兵保护朝民，日本捏造事实，中国苦无根据予以反驳，交涉陷于困境，因调吴入京咨询一切。吴就历史沿革和实地调查所得，编成《延吉边务报告书》⑰凡十余万言，附以详细地图。呈之。外务部据以开议，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不得不承认延吉为中国领土。但由于清廷积弱已久，当事疆吏又不得力，致未能尽如吴意，但吴为清廷争了面子。这时日方已升斋藤为少将，清廷乃于宣统己酉二月擢吴为协统督办延吉边务大目。锡良接任东三省总督，于同年十月奏称：

“吴禄贞熟谙韬略，胆识俱优，求之现今边才，实不可多得，应恳天恩，俯念根本重地，飭部会议筹款，仍令吴禄贞督办边务，专管延珲全境军政防务事宜，必于边局大有裨益……如部款难筹，不如裁撤”⑱。到宣统庚戌二月，边署撤销，授吴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

吴为人豪迈坦直，颇为蒙古王公所敬重。吴随肃王巡视蒙古，贡桑诺布尔设宴款待，吴豪于饮，醉倒台阶之上，贡桑诺布

尔就其处立石，镌“吴绶卿先生醉卧处”八字作纪念。此行又草成《经蒙条议》数万言^⑩。

宣统庚戌四月，吴被派往法、德两国观操，同年十一月回国^⑪得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当时清政府政以贿成，执政的庆王奕劻尤为贪婪，吴为了入虎穴，得虎子，不得不打通关节，以二万两白银贿奕劻，乃得此职^⑫。

吴任统制后，决心进行改革，首先是人事方面，如原任协统周符麟即报准撤换。他经常到陆军部找侍郎寿勋^⑬，要求寿勋如何如何照办。寿勋口头唯唯，暗中切齿。陆军大臣荫昌，嫉视尤甚。吴自以为可以放手干去，竟未意识到处境的险恶，所属协统以次官员未能自行调动，连司令部的组织也未健全。随着政治环境的复杂化，尤其武昌起义以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虎穴中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武昌起义，吴作为湖北人，自然特别关怀，曾自请率兵“平乱”，荫昌疑有二心，不准。后荫昌亲领大军南下，抽走第六镇的一个协，并令吴随行，意在寻机杀吴，吴亦托病不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领衔电请改革，清廷令吴往渝，吴名为抚慰，实谋革命。他对张说，南方已乱，北方空虚如以滦州之军，自丰台运北京；第六镇以一协自长辛店逼北京之南，则大事可成。因奸人告密，计划未能实现^⑭。

辛亥九月初九日山西独立，清巡抚陆钟琦死。清廷谕令以吴禄贞继任，意在解其兵柄，并使与晋军火并。十四日，吴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于娘子关。吴对阎首先表示：“我决不就巡抚职，当以革命立场与山西携手。燕晋接壤，山西独立，清廷震动，会师北京，易如反掌。”又说：“袁世凯是中国最毒的一个东西，他现在汉口，两边摇摆，将来危险极了。我们早到北京，就可打乱袁的阴谋。”吴见阎不无迟疑，便说：“你不要怀疑，我革命比你早，我算什么巡抚，你才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带兵打

仗。”阎始放心。于是公推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副之^{②1}。数十年后，阎犹对人言：“岂有欺人之吴绶卿哉”，其取信于人如此。

吴回到石家庄，即下令截留运往湖北前线军资，一面电奏清廷，说：“自湖北兵变，各省响应，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为今之计，莫若大赦革军而息战事。夫革军之所以敢冒不韪，赴汤蹈火而不辞者，固欲求国民幸福，而非甘心与国家为难也。现禄贞已经招抚晋省混成一协，巡防二十余营，可供征调。如蒙采一得之愚，请飭冯国璋军退出汉口，愿以隻身赴鄂，说以大义，命其投诚，以挽危局。倘彼不从，当率所部二万人以兵火相见；朝廷若不速定政见，深恐将士忿激，阻绝南北交通，而妨害第一军之后路，则非禄贞所能强制也。抑更有言者：官军占领汉口，焚烧掠杀，惨无人道。禄贞桑梓所关，尤为心痛，此皆陆军大臣荫昌督师无状，司长丁士源、易通谦逢迎助虐，应请圣裁，严行治罪”^{②2}。这个电文无异最后通牒，清廷处此时会，也只好一面下谕嘉奖，一面另谋对待之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九月十六日夜闻，吴在石家庄车站被刺身死，凶手并断其首以去，同时罹难者参谋张世膺，秘书周维桢。

吴以第六镇统制又新任山西巡抚，有了军政权力，正好大显身手，以遂革命夙愿，他既函电四出约人，各方同志竞往依附。当时吴曾向孔庚说：“宣统这个小孩子和满大臣，有什么用，要紧的是袁世凯，袁世凯不去，民国没有希望，北京一定，我就带兵南下打他”。孔说吴的计划是占有北京，废宣统为庶民，改国体为共和，然后请各省派代表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他自己任国务总理，进行彻底改革^{②3}。

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党人对袁世凯一直抱妥协态度，所以在阳夏战争紧急期间，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希望袁世凯出来作华盛顿，后来竟承诺选袁为大总统，甚至迫使孙中山让位，以

迁就袁氏；而吴对袁一则骂袁为最毒的东西，一则认为袁氏不除，民国难成，认为袁比满人更坏，更难对付。这是他在北方久，识见深，观察入微，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吴究竟怎样死的，终北洋军阀统治之世，讳莫如深。下此毒手的不是别人，正是吴所说的最毒的东西袁世凯。袁时已被任命为清内阁总理大臣，急待从汉口前线赴京就职袁素仇视党人，现吴又阻其盗国之路，入京且不可能，遽言窃位。他人或可威胁利诱，独与吴势不两立。适被吴撤职之周符麟由荫昌留用在军，周以撤职之恨，久思报复。袁知其情，以三万元贿周刺吴。周又卖通吴之卫队长马蕙田等人行事。^{②4}吴自以磊落光明，疏于防范，致使小人得逞。吴死后，一九一二年初始在石家庄正式安葬，封墓立碑，孙大总统派员致祭，追授为大将军。

吴在延吉案头常置《熊襄愍集》一部，^{②5}每读一篇，必把酒太息，盖吴与熊同为鄂人才气纵横略同，经营辽事略同，为人所志亦同。及其死也，北方革命顿失重心，不少志士因以散归。恶耗传至汉阳前线，黄总司令以次同深哀悼，并以此激励士气，为吴报仇。^{②6}其他无论识与不识，咸为痛惜。甚至腐儒如樊增祥也说：“绶卿负文武才，气盖一世”。张元济则谓：“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然则绶卿死因之而死者且千万人”。^{②7}

至于吴之同志，朋友以及延吉人民更是悲愤欲绝。就中如谢炳朴^{②8}为之弃官营葬，编辑出版遗诗；廉泉，吴芝瑛夫妇尤一往情深，写遗诗上石拓印^{②9}。吴诗文并茂，所著《娱园遣诗》、《延吉边务调查报告》、《经蒙条议》，均有奇气。惟雄材大略，不免失之疏阔，竟为凶狡如袁世凯者所乘，此则不仅吴之不幸，亦民国之不幸也。

吴弟祐贞、祉贞均毕业日本士官，曾声言为兄报仇，但无所作为。夫人景氏名静淑，将以身殉，遇救，得不死。子一，名忠黄，女三忠华、忠敏、忠瑛，忠瑛为背父生，均卓然能自立。^{③0}

附 记

主要参考资料：钱基博《吴禄贞传》、甘鹏云《吴禄贞传》（《湖北文徵》未刊本）、（中国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吴禄贞传》）、廉泉、谢炳朴编吴烈士遗诗。

张世膺，字育和，一字华飞，江西德化人。先游学上海，后自费东渡日本，肄业振武学校，毕业士官第五期。入同盟会，为江西主盟人。清政府规定文武留学生一律须经殿试，分别授以军衔。张独不屑与试；但其材能，人所共知。永平秋操，曾被聘充裁判。光绪丁未年吴禄贞任东三省教练处总办，张以吴故，往作提调，改奉天陆军小学堂总办，又调陆军部骑兵科长。

庚戌十月，至吴军任参谋，武昌起义，清军水陆两路进犯，张颇以新建民军不足以当强敌为虑。大凡吴所主张，无不尽力筹划。清政府新购德械，由奉天经京汉路运往前线，张得何永珍密告，即下令扣留。并对人说：清军少一分器械，民军即多一分器械。个人安危，在所不计。

吴禄贞以第六镇统制兼山西巡抚，谋京畿革命，所有赞襄联络，张劳怨不辞，全力以赴。辛亥九月十六日正同吴运筹帷幄，叛贼刺吴，张以护吴而及于难^①。

周维桢字干臣，湖北麻城人。以顶保康生员额入学，肄业经心书院。官费选派赴日留学。《湖北学生界》在东京出版，周常为之撰文力驳忠君谬说，被停止官费回国。在武汉曾与刘静巷组织革命机关。继而步行千里，结纳同志。

吴禄贞将游西北，电周同行。吴以军人善诗，登临所至，必共吟哦。行抵兰州被阻回京。吴被命督办延吉边务，参谋、记室，一以委之。吴所作《延吉边务报告书》，十九出自周手。吴改任第六镇统制驻石家庄，周主办文电、计划一切。吴授山西巡

抚新命，又由周先赴山西宣吴意旨所在。燕晋联盟，周力为多。辛亥九月十六日变作，周赤手与逆贼斗，被刃死②。

注 释：

①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二十七页。

②沈翔云字虬斋，浙江乌程人，湖北官费留日，偕戢翼轸、吴禄贞见孙中山，倾心革命，对志士多所引进。自立军事败，张之洞以参加者多湖北官费生，驰书劝告，由沈起草为书答之，以“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谗，而又羞蒙杀士之名”讥张，张令各书院学生为文驳之，有言革命是以亡国者，沈读后宣称，“吾国亡于满族已两百六十余年，岂至今日始言国耶”？其后伏处故国者且十年，至辛亥上海光复，始一度出佐陈其美于上海。癸丑讨袁失败以后，袁世凯大索党人，时沈居沪租界。袁探诡为车夫伺于门，沈出就车，被扭入华界投之狱中，遂被害。

③原函略云：“免卿学兄足下：自弄沙儿窃踞宝座，同胞宛转暴虐之下久矣。今帝后西奔，国本动摇，正吾人收拾之日，若袖手放弃，则河山万里沦归异姓，同胞四百万，变为牛马。言念及此，不慄惧悲痛哉。弟亦皇帝苗裔，何忍坐视阽危，特在东京组织富有票会，期图大举，俾出斯民于水火，而复汉族之故物，兄素切痛国仇，誓为祖宗雪耻，际兹机会，料能同仇敌愾，希即至汉皋，速兴义师，殄彼丑虏，时机不再，稍纵即逝。大仇棘心，前盟在耳，幸勿游疑，自误以误苍生”。见一九一二年二月汉口《强国报》。

④《湖北革命知之录》第四十三页。

⑤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三页说花园山实为李之寓所，可参阅。

⑥见一九四六年首义同志会辑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绩》第二十页。

⑦黄忠浩，字泽生，湖南黔阳。以文职带兵。在旧官僚中比较开朗。辛亥九月一日湖南光复时被士兵杀死。

⑧赵尔巽字次珊，山东泰安人，汉军旗，进士出身，后由湖南巡抚调湖广总督，再调四川总督。辛亥革命时任东三省总督入民国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主修《清史稿》，一九二七年死。

⑨据耿飆文一九四六年回忆，见《辛亥武昌首义史绩》第二十页。解放后所谈略同。

⑩清肃亲王名善耆，曾任民政、理藩部大臣，一九二一年死。

⑪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樊山，湖北恩施人。后调江宁布政使。

⑫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三十二页、四十页。

⑬见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延吉篇。

⑭报告书凡九章，第一至第三章为延吉厅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第四至第六章为韩民越垦、吉韩界务和日韩谬说的纠正；第七至第九章为日人经营延吉的原因、政策和经办的各种事件。最后附以详明地图。吴禄贞于图后作说明，指出他曾亲至延属各处调查，时经七十三日，行程二千六百余里。文末注明时间为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⑮《锡良奏稿》，宣统己酉、庚戌年间东三省总督任内密筹延吉边务折。

⑯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主任吴丰培家藏其尊人寄全手稿标题为《吴绶卿督办经蒙条议》。

⑰一九七九年据忠敏谈话。

⑱李书城同吴谈起外放巡抚事。吴说只要银二万两贿通庆亲王，即可达到目的。李与宜昌黄愷元商，黄家即汇来白银二万余两。吴取银二万两送到庆亲王管事开的银号换得存款单一纸，

用一红封套带去见庆亲王，在请安时取出红封套说：“这点小礼奉上王爷，作为门生贽敬”。没有几天，庆亲王即对吴说：“各省巡抚还无出缺的，现在第六镇统制需人补缺，你可先去接任，以后再给你调省缺”。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册第五四二页。

⑲耿颢文说，吴对寿勋极轻蔑，凡吴有所请，寿勋必先洩于外，人事变动，尤其如此。因之仇恨集于吴身。

⑳吴赴溧州，与军諮府厅长陈其采同车。吴以陈为日士官同期同学，又为党人陈其美胞弟，告以此行计划。不料抵溧后即据以告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四七四页。

㉑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二〇三、二〇四页。

㉒同上第二〇四页。

㉓孔庚本书有传，此为一九四六年孔口述，由居正笔记。见《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迹》。

㉔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引清直隶总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及清军諮府厅长冯耿光所说吴被袁买人刺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册四五四页李书城说，“他是袁世凯派他的仇人周符麟用两万元收买马葱田下此毒手的”。并引曾任吴秘书后任国务总理张志潭所说及何遂所引段祺瑞长子段宏业谈话。详见上列二书。

㉕熊廷弼字飞白，湖北江夏人，明末任辽东经略，为崇禎帝所杀，所著有《熊襄愍集》。

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九月十八日武昌《中华民国公报》消息。

㉗见谢炳朴编《吴绛卿先生诗集》序。

㉘谢炳朴字虎臣，湖北潜江人。感吴知遇，弃官为吴理善后在所编吴诗集自序中说：“借是以紓延民之悲，亦以自塞吾悲”。

②⑨廉泉字惠卿，号南湖，居北京，有名士经纪之目，妻吴芝瑛工书善画。吴禄贞，良弼以兄嫂事之。吴和良弼先后死，廉夫妇合祀之。

③⑩长女忠华适徐霞村，现居厦门。次忠敏曾留学德国，现居汉口。忠黄现在香港。忠瑛在美国。

③⑪据前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张世膺事略手稿本。

③⑫周维楨或作湖北竹溪人。经查竹溪周姓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者为周震东，字彝斋，讨袁失败后任职广州。有弟名益儕，曾参与护法运动。（无维楨其人。）此据维楨弟宗泽所撰周维楨事略和民国修《麻城县志》。